

心悅



葉嘉倫文稿

共 / 册 存 册 排架号 10341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史牖巖先生祠堂記

聖賢學期用世而亦有獨善其身者時為之  
代以降孔孟之不為高舉非學不足也其不輕去就自  
立之道宜然耳自程朱昌明道學後百有餘年吾鄉  
巖史先生闡發遺經抱道不任隱居於青華山當時無  
有過而問之者迄今數百年流風遺韻猶使人思慕而  
俎豆之不廢非所謂獨善而能自立者歟先生之祠在  
錢倉湧泉之西明邑侯王公因其故居葺治垣宇以表  
先生之神歲久就湮計與國朝乾隆己酉年春林何公  
作令斯土表先生坊曰程朱紹美復慨然欲重構斯祠

雖不終事然學人士夫仰止之心未改也庚戌春迨其  
 居者趙君王亘陳君楫與同志諸人倡捐而續成之鳩  
 工于 月日 落成于辛亥季秋之間計費三  
 百餘金而傾者祀者各復舊跡爰集同人謀士言以垂  
 永久吾聞古之時鄉先生有道德可師法者沒則祀于  
 其鄉一以見人心之所向尚具有善無惡如此而先生  
 之德脩于內行孚于外不求人知而人自不沒其真此  
 皆天理民彝之所昭著而非以是飾觀瞻之美也則登  
 斯堂者不益以見人心之尚以不死而道統之所以長  
 存者乎斯祠之建具有關於風俗教化之源非淺鮮也

而王何二公之巫巫于是者有以夫後之人讀聖賢之  
 書脩孔孟程朱之學知求所以建祠之意亦思過半矣  
 若徒以是為桑梓神明祀典之所屬則非重建之本意  
 也于是乎書其事于麗牲之石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五月後學葉嘉楡撰



而固焉洵乎孰可與慮始孰可與圖終之各有入也是  
歲田穀大獲而我橋適成父老携杖來觀忻然皆以  
豐年之賜從未曾有此建阡之利也因易其橋名曰大  
豐聊以志慶云爾然儒者建立功業苟思有用於天下  
謀將及于萬世獨異夫士君子居鄉遇小利害僅僅若  
毛髮比不以秦越視之則徒以口舌爭之故稟鮮克有  
成此建阡之後雖偏方小惠以視夫空言無補具成功  
反出于庸夫俗子下者其得何如哉所謂于人必將有  
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慎毋以其小而忽之也已是後  
也運籌司計之力王君瑞鸞身任為多願指宣召之方

吳君孔光為有助焉至于呈材量石里之程起鳳陳大  
地周允昭三人例得書名附之余從諸君子後將于是  
樂觀厥成而快覩豐年之慶也于是乎書

嘉慶十年十一月西塘葉嘉榆撰

冠姓何公祠堂記  
疏 蓋臨海縣之公堂公堂十  
錢倉城東二里而近祠於數十版石壁之下者蒼林何  
公之專祀也交潤漳之九和太乾隆也當以調繁益平  
七戰城南鄉人思其遺愛所莊祀之所在乎此所以報  
也夫士生三抵下等病儒者有文章而無事功使徒以  
文章飾治吏治缺澤之及民也鮮矣故歐陽公與學者  
語殊稽放文章而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吏事則  
入於政物益若邑冠水利排使事之一乎况其功又可  
以計哉而成如何益者可謂得文忠之遺意推之政治  
我平者也聞公初至是署之夕即有辨香入夢遂徵後

人尸祝而俎豆之非無國已公治平善政既多甯下車  
立義學設社倉未幾建坊邑之人皆知而思仰之而其  
尤著者莫若南鄉開河之舉引梅溪入江之水以溉田  
七萬餘畝復新科輪閘自公歿後至今四十餘載每遇  
水旱必無不藉其新獲之數曰此何公之賜使其人至  
今存可也其能以勿祀乎余應重乎試特受知于公知  
我鄉之人而思公與我公之所以係本愚者有日矣不  
徒以文章節吏貽已也記有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公非具大歟公以勤勞卒宦祠之建在公  
歿後因餘時其靈輅返閩道經斯地鄉之人留公柩于

庭經宿乃去又訪公之誕辰以為祭期則公之于平不  
謂無心而我鄉之人所以報公者亦不謂無心也余恐  
歷久勢遷後人莫考其所由因亟為書之使知此祠之  
建實出于人心之不吝己者如此

嘉慶十一年孟秋月日

病醫經史世推柳氏一則為最公知非靖一公積善之  
故其為世之歸歸也 詳請家譜校其世次源流前  
已叙其世則為柳氏之世也詳以備云語何多  
雖然我猶有說焉柳氏聖人之後也百世之下尚使人  
聞風興起祀其子孫之良自不與也柳姓之世也





者等故自長溪三遷而至藻溪或以宦業顯或以隱逸傳蓋已指不勝屈已而孝婦之行旌賁王朝亦不可謂非母氏之賢也今嘉陽為藻溪嫡派則自靖一公以後本視濟美樸者耕而秀者讀有不失故舊家風者以是知聖人之遺澤遠矣古人有言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不其然乎為柳氏之子若弟者出入旌義之間思祖德之所以綿長固自有在于彼于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使其克自振振增光前人安知龍章寵錫不再見乎柳氏之門乎則此譜之脩非僅為序昭穆詳支派已也于是乎書

宋理宗論

卷之七 中 開元五年 陳隋南

人每苦于不自知有國家者亦然有國家而不自知其國之所急則必至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要遂至于不可救宋之理宗與矣理宗享國四十年其所急者在武備邊防然自開禧起釁以後彼此息肩幾二十餘年而蒙古始大發理宗于此明于選將暗于乘機當全公之氣既懷蒙古之敵未職數十年內安見不可有為亦何暇于議體談經孜孜為不怠之務哉蒙古自寶慶三年鉄木真寔瓦紐旋三年窩闊台立上生雖皆豪健然自端平以前一意圖金固未嘗與宋為敵乃宋不自量徒

知乘金之疲入汴入洛以不戰之師坐收數千里之地而不知禍自此始矣夫能取而不能守與失地同當時蒙古之勢既不可當則莫若完全以為我蔽使我可以從容補緝而無虞奈何計不出此而自決其藩又趨一時之利貽莫挽之憂終何益乎窩濶台之卒于淳祐之元年也宋之幸也當此之時蒙古無主者十餘年宋可謂有可乘之勢而不知乘者矣臣淳祐六年孟珙死後徒欲不出一師不環六甲坐安無事得童夫我不謀人則人將謀我敵國有必爭之機中原無兩立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觀蒙古于淳祐中開府立屯漸萌南侵

之志而宋終不覺積至寶祐五年分道而南而宋遂難支則前此蒙哥之養全以待德也非一日矣自古勝負之策不能知己必不能知彼彼善于養此不能應能無亡乎嗚呼非蒙古之能亡宋宋殆自亡也于咸淳德祐何尤





者等故自長溪三遷而至藻溪或以宦業顯或以隱逸  
傳蓋已指末勝屈已而孝婦之行旌貞王朝亦不可謂  
非母氏之賢也今嘉陽為藻溪嫡派則自靖一公以後  
衣冠濟美樸者耕而秀者讀有不失故舊家風者以是  
知聖人之遺澤遠矣古以南言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不  
其然乎為柳氏之子若弟者出入旌義之閭思祖德之  
之所以綿長固自有存于彼于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之者使其克自振振增光前人安知龍章寵錫不再見  
于柳氏之門乎則此譜之脩非僅為序昭穆詳支派已  
也于是亦書

宋理宗論

人每苦于不自知有國家者亦然有國家而不自知其  
國之所急則必至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要遂至于不  
可救宋之理宗與矣理宗享國四十年其所急者在武  
備邊防然自開禧起釁以後披此鬼肩幾二十餘年而  
蒙古始大發理宗于此明于選將暗于乘機當金太之  
氣既懷蒙古之敵未職數十年內安見不可有為亦何  
暇于議禮談經孜孜為不急之務哉蒙古自寶慶三年  
鉄木真既死紹定三年窩闊台立二主雖皆豪健然自  
瑞平以前一意圖金固未嘗與宋為敵乃宋不自量徒

知乘金之疲入汴入洛以不戰之師坐收數千里之地而不知禍自此始矣夫能取而不能守與失地同當時蒙古之勢既不可當則莫若完金以為我蔽使我可以從容補緝而無慮奈何計不出此而自決其藩又趨一時之利貽莫挽之憂終阿蓋孛窩濶台之卒于淳祐之元年也宋之幸也當此之時蒙古無主者十餘年宋可謂有可乘之勢而不知乘者矣淳祐六年孟珙死後徒欲不出一師不探甲安無事得垂夫我謀不謀人則人將謀我敵國有必爭之機中原無兩立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觀蒙古于淳祐中開府立屯漸萌南侵

之志而宋終不覺積至寶祐五年分道而南而宋遂難支則前此蒙古之養全以待德也非一日矣自古勝負之策不能知己必不能知彼彼善于養此不能應能無亡乎嗚呼非蒙古之能亡宋宋始自亡也于咸淳德祐何尤



董卓不與焉故卓之禍淺而操之禍深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當時名士大夫多歸附之而不知其非迨至漢祚終移而操之陰圖于密者計亦狡矣狐媚之行誠有如石世龍所譏者歷觀古今家國之敗未有不起于狐鼠輩者已無其權而憑人之權已無其勢而憑人之勢造作言語變亂是非離間骨肉其毒將不可以枚舉幸而為之主者懲艾之痛絕之在城社不獨有保障之功亦可以免反噬之患不然其初也害始于一鄉其繼也禍流于中國為城社者可以監矣

乾隆乙巳年九月西塘葉嘉楨撰

禮具祠祭釋疑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禮者根於性俗者發於情也故事不守禮則無據不宜俗則難行蓋俗之行而安焉者即禮之變而不失於常者也今之鄉井里巷聚族居者共立饗堂謂之宗祠追祀其先并旁及其先之子孫考之古制往往不合然考于禮則非原其情亦合也古者宗子主祀而支庶不與今或輪流分祭古者庶人祭禴今自始遷祖以下概以世次名其考妣古者惟本派子姓祀其所從出而已今則序伯叔兄弟子一壘或拊合族而一饗皆非禮也非禮則不可行不可行而行之者衆



用之者安何哉蓋禮本不下庶人今譽庶人之家不可  
與言大夫士之禮縱有一二知禮之儒必不能使一族  
之人之不為庶人也既不能使其族之人不為庶人亦  
惡能使其族之人而必守古之制也哉且吾觀夫世之  
為禮者矣行于從容暇豫之時則有餘施于急遽苟且  
之日則不足此先王所以富而後教也今以庶人之家  
有不能自遂其生者報本之事雖非其所不欲勢將無  
以成禮而心有大不安矣有代為之舉者則心亦安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禮者萬物之綱維也父母不能  
強其子之所難則亦聽其情之所安而已出乎禮而有

以全乎情此行禮而不求變俗之說也夫欲行古人之  
禮而必拘拘強人以其所難安而無以適其情雖周公亦  
不為是矣故為之說以釋夫世之執古以泥今者

高之陳氏譜序  
在孟冬月內對葉嘉猷對

身自左史記言右史記行以後傳信傳疑直道之在人  
尚矣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不言譜之世系缺者真  
全而未缺者反偽非不樂觀其全也以全之難耳末世  
詭詐日增史且不足以取信何況于譜乎故孔子聖人  
猶以史之闕文為及見之幸他概可知矣漢唐以後宗  
子法壞氏族有不可考者必欲歷歷繼之安知其非誣  
乎仁人孝子之用心諒不忍出此我鄉下滂陳氏世為  
江南望族其先代有聞者茲不贅論獨自勝國康陵以  
後海氛猖獗兵燹之禍及桑梓其滂折離居不復歸故

土者有之即歸而不能追憶其先世者有之蓋自萬曆以前遂不可強續者焉書缺有聞矣今按其圖次坡南分邊之始祖則自公以後世次歷有可稽乙丑秋其世孫欲追溯其不可考者而不可得乃跌而不敢強為繼之來訣其疑于子子應之曰此仁人孝子之心也此用心作者以史為譜之嚴例也夫天地之生人以直士君子之立身以直儒者守不忍自欺之誠而終以誣其祖宗也烏何可哉使由是而推之可以進於道矣我於陳君之乞叙而知其知所自立矣君其勉乎哉故樂為之書時嘉慶乙丑孟冬月西塘葉嘉楸撰

書劉文成集後

聖賢之學帝王之學也以至誠為之體以達道為之用余讀青田文成公集而觀其出處行事獨恨其駁而不醇功名之念勝而性情之治少也當元政不綱天下大亂羣雄逐鹿公起義兵捍鄉閭是已至于投身擇主其所以結上者徒以術數取快於一時抑未矣夫術數之學非聖賢之所急而英雄之所忌也我以謂公挾術教見知于上公之不辛也豈公之本心哉觀其對高帝之言所謂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信矣不然前此石抹帥括之時公亦嘗佐戎事何其不效于初而獨

效其繼也使公能以二帝三王之道事具君則成敗利鈍非所敢必不先乎此而中人以所忌具不善終也宜哉故君子寧道之不行而必不于所守外別求一可行之方非惟失已即寓禍機黃石赤松可以鑒矣

讀方正學文集

先生生元季苦無師承往婺從學于太史宋先生之門首明聖賢道統之說講實用而黜浮偽故與人言雖細末事必推而致之道德性命之旨而後已得儒者之正傳太史公為前朝開國文宗人徒責其詞章淹雅而不如此特其緒餘末技惟正學獨得其真耳厥後靖難兵起先生致命遂志不負所學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考其所得蓋在智勇功名之外世有以忠烈擬先生者未讀先生全書恐為所掩故特為表之以見師承之有在耳

東海王論  
永嘉之亂東海王自許昌出屯卒于項歸葬東海然非  
獨越之罪也彼自出屯之日以行臺自隨朝賢素望悉  
為猛吏名將勁卒盡入軍府至使宮者無復守禦此時  
從行諸人實以東海為謀生之窟耳吾觀東海非真能  
討賊者無討賊之材而有討賊之權使一二謀士挾以  
起事未必無成乃當朝舉朝公卿蒼皇東走不獨不善  
為國謀而更不善於王謀不獨不善為越謀而更不善  
為身謀也可勝嘆哉前此王嘗錄尚書事矣其收召名  
士如庾敷胡毋輔之郭象阮脩謝鯤諸人皆不以世務

東海王論

永嘉之亂東海王自許昌出屯卒于項歸葬東海然非  
獨越之罪也彼自出屯之日以行臺自隨朝賢素望悉  
為猛吏名將勁卒盡入軍府至使宮者無復守禦此時  
從行諸人實以東海為謀生之窟耳吾觀東海非真能  
討賊者無討賊之材而有討賊之權使一二謀士挾以  
起事未必無成乃當朝舉朝公卿蒼皇東走不獨不善  
為國謀而更不善於王謀不獨不善為越謀而更不善  
為身謀也可勝嘆哉前此王嘗錄尚書事矣其收召名  
士如庾敷胡毋輔之郭象阮脩謝鯤諸人皆不以世務

經心縱酒放誕及禍至切身則遁逃恐後苦縣之追圍  
朝士十餘萬射死無餘不為過矣即其歸葬東海亦不  
過遠避賊鋒耳自古崇尚虛聲而不究實業其憤事未  
有不出於畏懼奔走者觀石勒剖棺之言而云亂天下  
者此人夫東海固亂天下而羣相坐困束手待斃不獨  
一東海也彼東海之所仗者諸臣而諸臣之所以報東  
海者無制敵之方無弭寇之術嗚呼吾于東海王何責  
乎

東海王儲

### 安瀾亭記

縣西南半舍有溪自北至其源不能十里每逢秋淫霖  
連日夜則兩涯崩啞大為農病其不安也日甚而有亭  
當其會因名之曰安瀾莫其有裨于民耳客有指而問  
者曰論道德則謂之觀瀾論事功則謂之迴瀾安今曰  
安瀾何故余應之曰先生疆理天下必使民安其業而  
後教化可興今無其制而存其說余無其責而有其心  
者也士君子讀書致用用之小大雖殊而其求為有用  
之心則一也故不能大用而謀其小或無其事而存其  
心斯亦可矣安知安一鄉者不可以安萬世安萬世者



故名人杰士皆得指而識之今平以小邑芥居海隅雖  
有奇才美質幾掩覆于庸夫俗子之日以視夫人之磊  
落輪囷使不得遇于時其沈困埋沒不少矣何以異于  
是哉余晚不及見稼堂尚得游月舫之門一經品題聲  
價百倍異日之鍾秀毓未可量矣於是斯信二先生之  
言不余欺爾余不獨為茲山幸則居是鄉者不能無後  
望矣於是乎書

得國以民為本漢祖入關約法三章皆所以收民心立  
基址也黃巢橫行天下幾遍旋得旋失不知立定本根  
所以終于寇也李克用逐賊苟不使軍士利拾寶貨則  
巢不至逸討巢滅賊則上不失刑唐室可以復興軍令  
不嚴至賊逸而不可制權奸因之竊柄而唐遂亡矣爭  
目前之小利開事後之巨變作事者其慎始哉



自隋之小降開事於之立懷其事者其數故也  
天運空爾豈而不防備錄秘因之歸味而尊也士是事  
莫不空也歸集就瓶順王不共開書室可治與與軍公  
海流幾千變軍季受用並短在不到軍士降故贊其限  
是此也黃巢計行天下無處孫郭跡免不映立其本時  
晉國以兵蓋本對野人關防志三章皆所以非其也

評史二則

溫太真絕裾南奔後雖著績終不能贖不孝之罪古人

云秉忠臣於孝子之門我于此有遺憾焉

石勒謂大雅惜情非將家子後乃奉璽綬詣魏請禪流  
涕而還可以知子莫如父矣繼嗣之際雖英雄亦無可  
如何也

魯齊不書謚官議

元儒魯齊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觀此一言而先生之所得可知矣人苟不知所任則泛泛然于功名富貴之場未免為其所移魯齊受知先祖而終不得行其所學其自信處必有未易喻諸人者即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故先生其庶幾焉不然何以言在下者之有責哉惟知有所任則其成就非世俗之所易知也故當其將終告家人之語戒以不書謚官可以知其意矣

此書卷八之語所以不書蓋言下以味其意矣  
為則味言所以味其為非世道之味也為當其  
不財之姑夫也其無幾焉不幾所以言其不昔之青  
則蓋必有未幾而歸入昏明五十年間大下不味言  
其味其所以味言言交味大斷而後不味其所以味  
下味其人皆不味所以味之也然于味言言費之味  
言無以出之味言下之費也雖出一言而夫至之味  
亦謂言言言言入曰則常不下一日于千天下皆至  
會齊不言言言

與盧芭塘書

睽違數載渴想殷音在武林臨別贈言有冬心古香  
諸語佩服佩服學問之道貴于有用而尤貴于有成無  
用或可諉之于時數無成則為累大而為害深矣人生  
半百正用與成之所見端也足下自思期許何如其不  
甘于無用亦必不甘于無成然用之權操于人而成之  
術決于己啟學而必要于成者正以不成則富貴功名  
皆是奴役其心非所以為學即非所以為人耳若之聖  
賢不敢怠荒惟日夜孜孜求成之念每切于求用知無成  
正無所以為用矣使徒甘言悅色以取譽于入反之于





論鄉愿

孟子論鄉愿至于自以為是則幾無以自立矣學者既知其非須求其是當思中行狂狷之所以異者只在有志無志之間耳故記曰士先志

辨性

盜說

天下無事不可為而獨于穿窬者謂之盜雖五尺童子皆知恥而不肯受不知非具有而取之皆盜也天下之貌為聖賢貌為忠孝貌為廉潔貌為氣節是亦盜也豈必待穿窬哉乃穿窬之盜猶畏人知而名教之盜公行白日穿窬之盜知其非而不得已為之名教之盜不自知其非甘心焉自以為得計焉何也故君子之學以忠信為先以立誠為本

齊魯公國

盜說

齊景公問政章解

魯亂以君臣而齊輸粟于范氏衛亂以父子而齊帥師以圍戚景公圖霸首先大義其間政于夫子子以君臣父子為辭似為此二事發之也文公以厚施內變釋之疑不若春秋傳為尤可據爾

古愚齋記

嘗聞古今人不相及之說此為學問言非為生質言也而學問之力即有以全其生質之本然故聖人曰人之生也直又曰古之愚也直是生質之美然亦必有所以成之者人能以直養之則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之間而况于一身乎我友錦堂金先生生質之純粹而又克養之以學力若其所居之齋曰古愚故其為人不矯激不矜飾接之可親而不可亂以視逞奇爭巧之流相去遠矣使由是而充其素竟其業則其智勇成就應在智勇功名之外是吾之所深契也將見愚者可進而為不

愚矣安知塞天地之間者不可先徵之于一身乎則斯道之所寄具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也吾于先生有厚望焉  
嘉慶八年仲秋朔日西塘葉嘉禴撰

古愚齋

愛瓜說

于觀造化生成之德不能擇地而施其補救增損之權視乎人也庚申秋杪余留宿趙畧林屋山房見有種瓜與菊者人皆喜菊之多佳而瓜若置之有異焉夫萬物之生以通用為可貴瓜之為物雖微詠于詩載于禮聖人有齋如之祭具為用非一菊則幾于無用而徒以色悅人耳我每慨夫學之不知有用者矣不能以有用之身成可用之才足亦菊之類也使其身有可用由是用之于家用之于國用之于天下是亦瓜之似也彼既抱可用之質而不求煉於世則其品足珍矣故為之說



使世之愛成者毋為菊之所奪可也西塘葉嘉楨撰

月二十月用之十國用之十天下其亦在之出也

長如月用之十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人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月其亦在之出也對其良齊下用之其

受心暗

野叔李鄴侯論亂亂則難為存劫奪之權去內附其說

君子居易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何也誠也信

也故論語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余讀唐書至李

鄴侯傳有異焉鄴侯于唐為名宰相然吾獨惜其學有

不醇而未奉教于君子也鄴侯之得君可謂專矣使行

義達道之君子奉身而出有遠效而鮮近功必不敢以

自欺者欺人尤不敢取欺人者欺其君可知也乃德宗

與之議府兵之利泌對以不減戍卒糧食自足夫糧食

出之于農足食足兵自爾大道非可取私謀秘計成也

又曰此須急為去過旬則不及矣先王因天乘地利用

學生莫不以時未聞決之于旬日之間其尤可怪者曰  
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綠纈因黨惡以市牛使以繒易牛  
而不出于惡君子亦有為之者惡而染之是欺之也何  
以服遠人之心乎此市井之行殺搶之尤鄉人有所不  
屑為者而謂君子為之手揣訟之學跡其行事蓋亦小  
有智謀危弄機巧而不足以及夫有為已可使已使假之  
權而投之政其孽畫必出自儀秦下而謂儒者為之也  
必不然矣觀夫正元之末宮市之害流毒生民置白望  
數百柳買人物染紅紫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以為  
值政府權衡下同屠販鄴侯有以啓之爾史氏稱其好

好談神仙詭誕為世所輕其亦有知之者與或謂德宗  
之朝陸贄李泌孰賢嗚呼我于敬輿無憾焉

論服巾

古者士與庶人大有分別事物紀原云庶人服巾士則冠傳子亦曰漢末王公多棄士服以幅巾為雅素不知幅巾乃賤者之服袁本初戰敗幅巾渡河可也甘自下同于賤者耳後世士庶不分為士者無怪乎日居人下矣

馮高濟先生墓誌

今之所謂豪傑之士我不可得見也矣彼以風節意氣相高尚昂昂然負一時之望自視不凡而不可一世者非也我思其人當自有在爾故有于世似若無能于人似若不甚取重而獨于聖賢治心之學自有相悅以解者當世非之而不顧俗士阻之而不疑其自得之趣自守之嚴是即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縣北鄉有馮先生者諱文蔚字高濟世居欄杆橋曾大父大父皆隱德不顯先生幼治舉子業忽不樂以未技見長乃獨坐返觀靜照別求身心性命之理取濂洛關書把玩不釋手

遂厭繁華而薄奔競不應州縣試登名國子為上舍生  
是非深契聖賢治心之旨而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余  
嘗數至其家見羣從子弟和易雍容無囂凌氣習知先  
生之能以身教有日矣跡其事不鮮知之即知之亦不  
過以為一鄉之善一邑之善良已耳而孰知其所得于  
身心性命之微非僅一鄉一邑之善良已也先生取鮑  
氏生子男三人女五人嘉慶六年十月廿日以疾卒嗣  
子高奉其柩卜葬于金山之陽以余與先生游久知先  
生深前來乞誌余不得辭也余獨痛先生未及中壽而  
歿使天假之年則養之深而發之愈粹安知大學之教

所以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者不可自一室推之乎而  
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舍先生其誰歸與夫詩書之澤足  
以淑身義理之華足以淑世惟先生自知之人固不得  
而喻也爰為舉其大畧如此

嘉慶七年五月西塘葉嘉榆撰

三教五經序

聖賢之學以治心為尚學雖不同而所以收攝其心者無以異也未學蚩蚩放其心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學者愈遠而愈失其真矣此三教五經之所由作也然自春秋以前言心學者無專門往往或見于所兼及何哉當是時學士大夫類皆知學問道多聖賢之徒故即物以見理接事以明心不必專言心而心之所為教夫以而能識之矣余誦讀之暇慮夫學者之不知有心也爰取大學聖經以為之准外此具有以著心之體推心之用者不一而足咸取而附于其後以成五經出于三教以

示後之知學而不知有心者雖其間語之純穠趨之異  
同古君子不能無辨有為儒者所不屑道選以為純穠  
異同為學而知有心者也言也此書之作為不知有心  
者先示以反心之准其瑕疵固甯未暇為之辨者觀者  
其畧迹以原心可也

嘉慶元年春王正月質林仲甫氏自叙

三  
嘉慶元年春王正月質林仲甫氏自叙  
其畧迹以原心可也

三  
嘉慶元年

和樂東渠先生行狀  
先生年未及紀而失怙自幼遵母訓不事華飾爾弱冠  
塾師應先生命題畫雁圖有片紙足羅天際潤春深不  
起故園思之句先生大加嘆賞期之遠到後習舉子業  
作文出語堅勁中亭張夫子曾此之老吏漸獄尚湖郭  
府尊校郡士被置前茅後竟艱於小試乃以後秀入國  
子監足跡少入城市間一至焉未嘗經宿留頓衣冠襍  
素若將以韋衣終身鄉黨宗族有忿爭小故必憤然作  
色為之不寧者累日以理喻解之入亦未嘗不聽從也  
又喜於周人之急而若不計其報入亦以此不取負焉

蒼林何公立南豐社倉委鄉紳士輪管上手多藉借肥  
已下戶未沾實惠先生接辦二年割羨餘以補逋負吏  
胥毋得漁獵後援例卸職鄉人嗟惜久之謂如此又何  
不長司出入啓閉之權乎入以此知先生之義歲辛亥  
我兄弟以母命折箸分居時聞其哭泣聲先生有二姑  
適游氏余氏先生幼時字之知子及其卒也撫棺流涕  
不已推之內外期功之戚莫不嗒然入更以此知先生  
之仁居東里許農病不獲永利乃以己產易他入地深  
溝數百餘丈使田者無旱潦之害是誠昌黎所謂興利  
除弊若嗜慾然者矣何公有專祠在錢倉埭石壁下廢

而不祀者幾年先生慨然曰何公利賴及我南鄉使無  
以報吾輩之恥也謔所謂良心為禦荒之本者安在哉  
因望門走吾鳩資置買祀田若干畝諸大戶以先生素  
未嘗至其室皆樂輸無違遺愛之祠賴不廢祀先生之  
力也蓋先生口不言學而內蘊精明手不釋卷而外務  
條暢能以所得見之行事因用之鄉黨往來時酢間者  
類如斯耳因為記其大畧云母弟嘉綸謹狀





本也夫學不知本則學為無成詩不知本則詩為無益  
詩以性情之正為之本也錢氏之辨即其思親哭父諸  
篇何其言恩悱惻辭韻沉隄不失其正如此也非有得  
於教家之遺者能如是乎是三南正家之道于此可見  
而先生刑家之方亦于此抑益可思矣豈得以此婦女之  
作而遺之哉蓋三山吾儕朝公自林正益其歸焉

夫亡之於吾身半由性非幾語具到辭皆固不曰以  
知入各對其到辭之正而曰然二南以善風然西人  
夫王以幼婦風少夫不自辭其只語以婦之其大要始

書必書錄餘言

新固與龜在芝書卷之三

書復石芝先生足下僕自二章以來熟讀先公學庸二  
序及伊洛淵源近思諸錄知又頃見道學期有用遠厭  
舉子業自退以後年離乍合似畏而非不能不羨于矣  
影每思得一二良友共數朝夕庶幾補過于將來然學  
力沈毅不殺于時不流于末求諸世俗之外恒不易觀  
也今承六足下推許過當愧懼交增矣獨是為學以立  
志為先志富貴者不屑言矣即志切功名亦須安命志  
在道德則才或身有刻不可解之責卿愿之自以為是  
而終不可以不堯舜之道亦由無志之故教自道學不

不明以後大抵無志者少無志者多人苟無志則富貴功名皆足以役其心以悞其歲月而終于無成可勿畏哉至如靜觀返照儒家亦有此作用但一向于此求得不着于六經中尋討皆趨當道得明體達用之本懷恐空空中反無把握也陽明以知行致病正坐此弊又嘗聞東儒講學江西高談心性永嘉專論經制朱子謂江西之學有頭無尾永嘉反是愚以為心性而不推于經制則易入禪經制而不本心性則流近霸二者俱失惟閩東為得之近來有白沙入禪敬齋不能致用之說然禪固為學道夫累若一于求用未免于失已孟子獨善

兼善之言蓋可思也敬齋亦不可過非耳吾儒待用之具舍經書別無可致力處有志者惟求可用之實用不聽之可也至于泛務貪多則口耳之學普人譏之矣其弊端亦由于無志如僕之拿鄙遲鈍兼之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方自慚不可廁于風雅之林惟成病足下不棄收其長而恕其所不能幸甚幸甚實林葉嘉榆頓首

白祖夏暑劇熾見骨髓結疾終不起孺人如矣所生

十八歲鄰繼病孺人又朝天燒香願減算以延夫壽

都元傷人幾不欲生其父憫以往死無益且故去無

何未承祀何人孺人聞父言痛節哀痛遺腹產子



不濟自是守志益堅居一小樓歷四十四年雖家人鮮見其面而又喜怒不形于色然其慈愛天成撫姪夫猷以承夫祀視之不啻己出而夫猷亦知孝養依膝下不忍離朝夕者近二十年迨甲子十一月孺子自知疾將不起呼夫猷囑以後事惟以善承先業光及前入為念而尤戒以不必請旌于朝考冥志行固世俗之所難而孺人若以為易者信足尚矣更足怪者孺人考終之人定後夫猷惶恐出延醫藥墮水幾滅頂矣隱隱中若有鬼神扶之得生者及更衣入告而孺人乃乘時歸化是若有待而然者何也我知之矣志節者天地之正氣

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孺人守天地之正氣則天之所以報孺人者舍二氣之良能何以哉此固理之常無足怪者我于孺人之死夫猷之生益信天人感召之理為不誣也于是乎書

祭張蘭畦文

嗚呼道何所寄寄於其身志何所見見於其神倘身神  
之俱寂將何迹之可親憶我與先生周旋聚處四十  
餘春既無言之不信亦無行之不遵莫長途其共濟庶  
古道之可臻而今已無望矣誰即造化莫返逮律緬音  
容具日遠欲一見而無因徒使我慨斯文之不幸傷事  
道之無人我有懷其誰訴爾有志而未伸豈世運之少  
亨何大造之多屯留古今之遺憾知天地之不仁嗟嗟  
儒林減色翰苑蒙塵則我之所以為爾悲者非但交游  
之久投契之真茲丁復日敬沾薰蘋向靈幃而一奠將

永訣○于斯晨嗚呼哀哉尚饗

嗚呼人之生也其行義雖不足以垂千古而要求無愧  
于當時其表見雖不足以及天下而一鄉一邑之間必  
求可以係後世之所思使碌碌而慢無短長則倖生苟  
免而終非我之所期憶庚申之初夏事未就而多疑行  
道之人方却顧而咨嗟惟君也後起奮身而續成之殫  
六年之勞瘁牙籌會計曾無巨細之敢辭則其慷慨任  
事獨力支持尤吾輩共事者之所忻羨而深知當癸甲  
之二載曾喜與憂之交施人謂君將無意于人世而君  
隱忍以勉就厥緒亦可謂任公誼者不復顧其私此皆

祭王南屏文

祭王南屏文

嗚呼人之生也其行義雖不足以垂千古而要求無愧  
于當時其表見雖不足以及天下而一鄉一邑之間必  
求可以係後世之所思使碌碌而慢無短長則倖生苟  
免而終非我之所期憶庚申之初夏事未就而多疑行  
道之人方却顧而咨嗟惟君也後起奮身而續成之殫  
六年之勞瘁牙籌會計曾無巨細之敢辭則其慷慨任  
事獨力支持尤吾輩共事者之所忻羨而深知當癸甲  
之二載曾喜與憂之交施人謂君將無意于人世而君  
隱忍以勉就厥緒亦可謂任公誼者不復顧其私此皆

世俗恒情之所難使人追憶之而增悲者也嗟嗟其誰謂君而竟止于茲使天假之年則建立當不僅如斯猶幸而天與善人報施不爽遺孩八日寧馨多奇君自可  
以瞑目而神怡人之所以為君懈者正不待決之成立  
之後始光大其門楣矣今當復日薄莫一危神其未遠  
鑿我微詞

祭王

蔡氏譜序  
余讀天官以九兩繫民而其五則曰宗以族得民是宗之重于民生也尚矣古人大宗小宗治一家如三國一家治則國不難矣然而宗子之法廢其治家也恒難于國使處之不得其道則支分派別何以使之統于一哉此譜牒之設歐蘄二公所以亟亟也吾鄉蔡氏聚族而居者數千指詢其先自溫陵之南安而來幾百餘年所稱石龜坡派下有諱黷南字任周者其始遷祖也厥後子姓繁衍因急謀所以垂永久而昭來世按圖考籍辨別異同備叙其發祥之跡以為一族先不越歲而譜牒

告成前來乞序于余余語之曰譜牒者所以合一本而  
聯同氣也爾知譜牒之脩為一族幸而亦知三代以上  
有不待脩而族無不睦者乎古之君子教家教國天道  
行而天下為公後之人不古若為其不合也而思有以  
合之為其不聯也而思有以聯之是歐蕪二公有不得  
已而為之者今既知有以合其所不合聯其所不聯使  
推而上之而得古人脩身之旨有不待合不待聯之意  
焉其所以敦宗族者當復有進此先王九兩繫民之法  
儒者之效雖不可期之旦暮倘因是而興則蔡氏一門  
安見不更有先天其先業者乎是則余之厚望也于是

手書

時

乾隆五十八年仲春月西塘葉嘉楡拜撰





之靖蓋未易言臨淮青春之驚嘗將及于室家起而捏  
之誰曰不宜嘗論方外之士脫身却累未有携及妻帶  
者洪之盡室偕行非無故也為避亂再鮑觀其有同心  
與或者謂之專也其築室壑留何必鄙待鄧岳哉我謂  
洪之行知有南北之擾兵戈將數十年而不息者也  
不然江以南何地不可托足而必極之大海之濱豈真  
為丹砂哉洪可謂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者矣人以為識  
而存無識而亡故當其亡存也若有所行患必及夫子  
孫當其亡也若有所行禍不免于身體披二陸者何以  
行也厥後同事之人各懷異志陳敏竊據顧榮周玘甘

卓諸賢未免為其所累洪獨超然遠引非知幾識微之  
君子能如此乎

釋詩文王在帝左右義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左氏引之以為信之謂也若作天帝之左右便不可解蓋此帝指殷王紂也言紂無道而文王日待左右所以為忠忠者信之義也

論唐武宗滅僧

佛氏之害儒者以為背理故辟之惟嚴然徒以口舌取勝固不足以成事其次則以為虛耗民食用大力以除之如唐之武宗是已然去之無法亦不久而旋復何也嘗讀昌黎諫迎佛骨表云此時愚者方以佛能作禍福矣而會昌五年七月滅毀天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十二月帝患病明年二月而崩愚者不真以能禍福人哉故不數月而皆復之恐後徒使主之者得以藉口終何益矣然而去之也當奈何唯申告州縣無得擅渡人為僧具有年衰

患病者方聽其自便壯盛力田勝兵者不許坐食如此  
則以漸而除人必不以其是致惑縱有如宣宗者起亦不  
至遽改其法如是之速也凡事處之無方欲去之而遽  
以佐之故君子始事之謀知其力之可勝不可不思圖  
其繼以濟其術之不能久若韓子所謂明先生之道以  
道之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改哉愚嘗以六韜並其論  
之曰昔者古之聖王欲去之無惑亦不久而後對曰  
昔國不其以爲事具其慎以爲氣時月食則天女以刑  
命之吾欲言入者皆與之氣之射氣與對曰口舌求

論唐兵制之壞

論唐兵制之壞

唐太宗制邊兵免其租庸又使戍卒六歲而更至天寶  
時邊將以敗為耻士卒死者更不申牒籍貫不除及王  
鉞為色役使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租庸有推之  
至三十年者論者徒咎王鉞言利結怨於民州縣設富  
積粟帛以萬計至祿山一發遂無可支吾而朝廷武備  
日壞置之不究何也夫邊將恥敗故籍貫不除更代不  
行故死亡得免一時戍邊之卒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  
而沒入其財其死亡者既為邊將所利而死而死者又  
以免租庸之故而實籍空存至三十年之久無顧而問





得失互見而無所為而為之者尤見親切與取諸象各  
各生肖雖誠實不欺原非不升乎此理但于取象未甚  
闕合終不若依史記以无妄為无望文詞尤見分明也

此書本修文於音九無與望世也之一念而此  
又非之義信也語而對言其于義亦固不啻自舌如二  
此之內用者極其苦奮與非其藥善義未良聞會至文  
此由保也至謂籍此文野則以是對財非始費不其難  
此則不難於伊也下情如之語王師所由公器于小人  
此則之矣非也望解之險而自器之之義明此童子  
此在子望解

觀彖神宜作順解

觀以巽而能順為義自宜以順為主故六經為用世之  
具不善讀者反為用世之資非但介甫之資悞解象府  
也予觀宋真廟矢書之害始于杜鎬老生神道設教之  
一言而以神為鬼神之神近于惑世誣民之術失之遠  
矣蓋神與順音同古語必有通用者我意卦有順而善  
入之德又上文明言四時不忒為天之順道則神之為  
順無疑也聖人操大順之勢以立教而天下自服將見  
三統正于上五倫敷于下亦何假于鬼神乎我固言天  
書之害杜鎬悞解易文為之耳







須或亦以女之賤當之不足証須為待女年之女之  
 義乎又考六二柔而中正上無正應而逼近九三因人  
 成事不得專行其志取象于須女適合若作巽便不見  
 意義親切矣謂卦也 詩而象已言巽順于田野田川  
 上言巽也 是則詩卦平之也 無疑也 工巽順于巽也  
 巽曰親為之 酬賁之六二 賁賁之象 郭曰與上巽  
 爾意意賁卦 山前平之也 且計巽之補處 于五巽下  
 之 酬 巽 艮 之 平 音 心 賁 蓋 卑 艱 阻 天 始 以 必 之 尊 貴 音  
 無天文二女一為天婦一為地女亦曰卷女詩賁艱  
 難賁賁詩福之矣

文王百男辨

聞之周家同姓受封五十又春秋傳載文昭魯衛曹滕  
 之屬僅十六國又言寧王母弟八人文王百子別無所  
 見且古人又未有謂子為男者男美丈夫之稱女之對  
 也詩言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蓋言大妣之德足以比  
 丈夫之百猶秦風人百其身之義耳說詩者遂謂文王  
 百子似未深考又與男字字義未合故著此辨

謂卦也 是則詩卦平之也 無疑也 工巽順于巽也 巽曰親為之 酬賁之六二 賁賁之象 郭曰與上巽 爾意意賁卦 山前平之也 且計巽之補處 于五巽下 之 酬 巽 艮 之 平 音 心 賁 蓋 卑 艱 阻 天 始 以 必 之 尊 貴 音 無天文二女一為天婦一為地女亦曰卷女詩賁艱 難賁賁詩福之矣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百竹... 夫夫... 且且... 聞之... 文王百...

菜竹如簣辨

鄭康成註綠竹如簣言簣積也至文公作集傳指為床  
簣言簣為棧竹之比密似之亦未深考檀弓載曾子易  
簣季孫必不以床棧賤人可知且曰華而晚大夫之簣  
與是必有為士之簣在故曾子以為不正而不安焉及  
考史記范睢傳言卷睢以簣睢從簣中與守者語又言  
棄出簣中人是簣有卷藏之用非床棧可知蓋簣如後  
世茵褥之狀故有華晚之飾而即于其成文處以別大  
夫與士之等威也知簣之非棧則菜竹非比密之物其  
為王芻草類者無疑矣又考張華博物志亦曰輿水入



故仲尼亦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謂堯而不及舜何也  
能則天者自能知天也豈必待璿璣玉衡哉我又謂璣  
衡之設為洪水之難設也水為天一所生五行之所托  
始也五行不正則水汎溢為災當此之時天運日乖人  
事將因之大壞此固堯舜之所憂也厥後羲和失職傲  
擾天紀則此滔天之禍不可謂非司天者之失其觀察  
之方也明矣在洪範曰繇涇洪水汨陳具五行彞倫攸  
斁夫彞倫非人倫之謂即五行之屬之次第後先也五  
倫則下文五事兼之矣五行為二氣之所彰得其正則  
叙不得其正則斁故察政以驗五行正五行以脩人事

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合德也觀于水土既平則五行正  
五行正則陰陽和故平水土者可宅百揆夫百揆即周  
官三公坐而論道變理陰陽之職也推之富教全而刑  
以輔政亦百揆之屬爾若工與虞昔以司空兼之有餘  
者今人以數人分之不足焉亦可以見平水土之才之  
非易任也政刑具而禮樂興終之以夔龍而人事畢樂  
矣蓋二典之篇其言天道則與洪範相表裡其言人事  
則又與周官相出入云

河圖洛書辨

河圖以象洛書以數象在前而數居後天地所以有開必先也天地之初僅以象示而不假數推河圖者體之所以示立天之道也繼此則緣象以著數洛書者用之所以由行人之事也然河圖之義二氣對待生成兩兩為比如君臣夫婦上下內外交相助而各宣其力又如草昧初開不假禮制而秩序自然耳自此以後則人事與洛書之設數之祖也而數又所以推天之用也故五居中而首建皇極四陽則進居五位四陰則退處四隅有如家國既定君尊臣卑冠履之辨嚴而官守之分愈明

也河圖以十成五是五雖尊猶必須成于十者陰陽自然之體洛書之五則巍然首出而不必待于十此禮刑所由興人事所由起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以前河圖之象先天之易也舜以後洛書之用後天之易也文王後天之易本洛書也易八卦之象為五行所以著人事也自堯以後不能則天者不得不以數推天此機衡所以洩天之秘而歷數之必兆始于虞也楊子雲言法始于伏羲為開物之時成乎堯為先天之極康節亦曰堯以前為先天故以元會運世推之堯當己未此中天之象以後天象之所由秘即陰陽二氣之所以

相終始也又嘗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不動者為天之體五行之相生相克已動者為氣之用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亦此之謂與故洛書者諸家治歷之原人事之始也元亨利貞體之所以立其象本于河圖五行五事用之所以行其義出于洛書故洪範所以明天地之大用而文王箕子皆有以推後天之易為知天之一人也河圖洛書彼此不可相無人皆知詳言之至于先後次第之序二者扶翼以行之哲人未有及之者故為之說使知疇之與易之各有所本是知天之學也所以著天道之本然亦以明人事之當然也





有太少也其間變易不一即利不利之所以為吉為凶也又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尚求其故乎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孟子言千歲以上之日至可坐而定則千歲以下之日至亦可坐而知矣故知來乃邵子一生小節世遂以康節之數專為知來是足以知邵子哉抑淺之乎視康節矣又嘗論皇極經世一書三代以後之易也故明乎易者不必占易而占乃易中之一事易固不能廢易也明乎皇極經世者不必知來而知來乃皇極經世中之一事皇極經世固不能廢知來也世之以知來盡邵子之學者猶秦人以下筮之書視易也可乎然

謂邵子之學而果無所承乎非也秦人以來儒者如董子劉更生輩類多以天道推測人事若洪範五行其最著者邵子之傳其或出此歟善乎伊川先生有言論數至堯夫方及于理是程子亦不專以數視邵子也予恐世之不知邵子者歎小節而失本來等其學于識諱之末何由知康節體段之大學問之正有如此者



而不論六律黃九之失而不下謂也悲夫

六律紀陽而不紀陰者何也陽動陰靜動有聲而靜無聲也故始乎予者陽之盛也終乎色者陽之衰也陽既衰而音亦微矣然其中陽得位則聲隆子寅辰是也失位則聲殺辛申戌是也此亦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嗚呼美自公惟觀於世而至今八百餘年閩人閩世不詳且書至公而番之失與公若入父子兄弟間此亦不詳也子不聞善之當報性且報之矣世余讀史而思之公入公而卓然不下音則之辨而對音卓然不下音則之書處密意也

世

五代諸帝建都入京考

五代五十四年而更七姓俱由外藩冒登大位或都汴或都洛有自秦晉來亦有自趙衛入者紛紛根柢幾不可辨雖曰史冊昭然未有從便展覽之方今約舉其端列于左云丁卯唐亡朱溫都汴己巳又遷洛陽癸酉朱友貞復都汴癸未梁亡李存勗都洛丙戌李嗣源繼之甲午王從珂又繼之皆都洛陽丁酉唐亡石敬瑭遷汴丁未契丹入汴晉亡劉知遠都汴辛亥漢亡郭威亦都汴然李存勗自魏入汴李嗣源自鄆曹入汴復西入洛王從珂自鳳翔東入洛契丹初入貝博後入邢洛魏

相挾石敬瑭自太原發潞州南下入洛越十一年契丹  
復入汴而旌劉知遠自太原出晉絳南入洛復東入汴  
郭威自鄴而邙自邙而滑後入汴柴榮繼之遂廣開封  
城趙宋因之開基定業遂成一百六十八年下國朝宗  
之勢雖謂油戰之地非設險之處而規模自此鴻遠矣  
誠以千五百五十年下平書云宋顯禧不三三又豈我無安區  
下稱疑曰又世族却然未育其對再讀之衣今改舉其  
危時都育自桑晉來亦育自歐潘八音餘餘對斬其下  
正為五十四年而更以抄與由水蓋冒登天正危時又  
正外語帝數倍人章卷

觀劇間識

此劇言人雖有授龍伐蛟登龜狩麟之技而終不如脫  
胎換骨走雲踏霧以自游行于塵埃之外若夫遺棄大  
倫父子兄弟反眼不相識旋至鸞起蕭牆此其人惟知  
有黃金而已蛟龍龜麟以此當世之有權力者力非不  
能勝獨不免見壓于黃金之下晚節不終可勝嘆哉此  
謂空中樓閣翻故成新其寓言蓋荏列之餘其設相在  
俗情之外即之不見按之無踪無烟火氣無塵土象始  
之以實繼之以虛出之于虛守之以實無有非無無實  
非虛觀者可以察矣



之入於野以特業蓋下重也前各稱蓋下不決而野  
蓋亦不野歸矣特業蓋王忠天以丁正特業夫不野也  
此之相奉天于致臥堂吾特業高天于以蓋頂登長特  
業以與業蓋特業父于特業以特業特業一特業三蓋  
之特業二十四甲甲天特業特業以特業特業特業首  
特業特業一特業特業以特業特業之業毛特業首特業  
豈野不以特業特業特業特業十二平士天特業首特業  
以特業特業特業一特業二出其門下特業特業無業特業  
令人以特業特業特業亦不以特業特業特業特業特業  
特目下天重特

五兵考

世本言蚩尤始以金作兵兵有五言曰弓矢二曰戈三  
曰矛四曰戔五曰戟刀劍則別謂之短兵周禮弓矢之  
制詳于弓矢又治氏殺矢之作則曰及長尺圍寸銳十  
之弓矢之屬可以類推矣又考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  
丈四尺三出者謂之仇矛四出者謂之戣至馬上用者  
謂之稍長丈八尺然古人未有乘馬者此三代以後制  
也及長一丈二尺而無刃或云積竹為之故詩言為王  
前驅亦可以見王者不遠尚殺之意至于斧戣說又云  
方登者為斨則圓者為斧矣注檀弓者又謂斧形旁殺

刃而長蓋折耶即斧之屬也言斧戟則以類相從耳戈  
戟之制治氏治之增韻又以雙枝者為戟單枝者為戈  
戟中刃長七寸五分分橫刃長六寸橫刃接柄處長四  
寸廣各一寸五分戈如戟而橫安刃頭向下為鈎今據  
考工記戟言中矩戈言倨句或以戈圓而戟方歟他如  
築氏所副合六成規則盾為刃之微屈其勢以內向者  
爾其桃氏為劔臘廣二寸五分三分之去一以為首廣  
而圍之及所謂鄭之刀宋之所魯之削吳越之劔皆短  
兵之屬制似非古蓋古用車戟未嘗乘馬故以戈戟爭  
及取勝短刃非其利也

### 陣圖

穰苴之陣用二百五十隊以什之三居中為奇以什之  
七居外為正外列八方合中而九諸葛之陣用六十四  
居前分為奇正一如握奇之制皆步兵也又設騎兵二  
十四居後分為四衝是以騎兵為游兵也大約前人諸  
制以隅為正以方為騎此必不可易之法至武侯又于  
前人所制之法外更設一騎兵為游兵即所謂五行三  
才諸陣名雖不同其實即握奇之法也彼變其名耳由  
是推之而知孫吳陣圖雖失而不可考其大要亦不外  
此矣武侯之時去古未遠孫吳陣圖尚宜未失其出入





伍員論

伍員用吳伐楚是有陣法其用兵大與楚武王時莫敖  
鬬廉之論戰同想當日戎事必亦有所傳授者焉

吳越武王孫武制兵于無作下制奇陣

下制兵也周車三平均更及起諸說皆兵然禁禁  
更番用意事嚴嚴又難難陣也並對番兵不制  
更番重制制也外快乘其乘于下也置禁中軍  
乘盡善本之樂封封樂封也必置置置置置置  
論軍陣

兵制

古者寓兵于農後人因之制為府兵分地以屯官有于  
運卒免于飢前明衛所之設意亦畧相似然行之未久  
俱變而為召募為長征其故何哉勢使之也蓋分地立  
屯可行之于無事之時以立基固本一旦變故卒乘非  
召募長征則不可以應敵前此兩朝已事可鑒矣彼分  
守則勢散合戰則力一自然之理也立國者無事則分  
兵而屯以固根本有故則召募而征以特軍威二者不  
可偏廢耳若徒恃屯衛其後未有不變者及其變也或  
取辦于臨時安見其終有成耶惟參酌于二者之間並

設而兼行之則孰為永固孰為應變使坐謀者無孤立  
之弊起行者無偏廢之舉斯亦可矣漢書文景本意也  
然而史記固謂車重始限重輿而致於輕輿之皆不  
平限費若合彈限丈一自然之野也立角者無車限也  
子翼其取限不下以氣稱前此兩隔心軍下登至刻也  
少下計之千無車之制以立基固本一旦變始卒非能  
其變而為呂襲蓋其始何者彼對之也蓋以此五  
聖卒庚子陽前師前之運意亦畧跡以然行之未久  
古音萬兵千農對人臣之師蓋有兵必收以守百者千

兵時

兵之車戰

上古車戰之制始見于周官夫司馬坐東遷以後列國  
諸侯屢更其法以求勝詳莫備于左氏初未大壞其制  
也而大壞于昭公元年荀吳大鹵之戰大鹵者後世卒  
徒騎射之所由造也故當時若以楚之役焉自大猶不  
廢二廣車楚之不敵廢廣車者所以終為南服之雄耳  
即孫武并三篇車亦未有明言舍車而徒如道日者蓋  
騎者北人之所利車者南人之所宜由秦攻矣當考穆  
子之敗無終羣翟于大原也魏舒先言遇阨北地多山  
非車所宜此其一驗及觀穀車為行斬屨之不肖即卒

所謂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位于後專為左參為右偏  
為拒步驟并非此即後世八陣之方所由變化以出之  
舒亦知兵矣哉然用五兩八非有異也或謂五陳者八  
陳之所從生用正而不用奇則為五用正而兼用奇則  
為八乃左徒知八陣為兵制之祖而不知八陣之先已  
有五陣之制見乎春秋時也如此又如吳臣不晉通吳  
教以兵法當時士大夫固皆知兵孫吳具各有所迷也  
歟則要更其制以宋制為前于五六時未大變其制  
楚以三覆敗吳于庸浦吳以不出弗敵要擊楚於沂鼻  
舟之既皆後世奇兵制勝之祖

### 釋貝泉

古者寶龜而貨貝交易惟貝是行至太公立九府圖法  
始以錢代貝周景王鑄大泉錢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  
識其制漢惟五銖行久及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又貨  
布貨泉諸名

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有奇廣分圍好徑二分  
半足技長八分具文右貨左布重二十五銖真貨泉  
二十五

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貨泉十五  
貨泉徑寸重五銖文右貨左泉



府兵之壞壞于李林甫非壞于張說也幸蜀之禍天子  
無兵之故也西蕃回紇善射之策以於林甫之  
至于西蕃回紇善射未嘗異也然西蕃回紇之  
異十兵而後吳與一和之也東蕃之異十兵而後  
自平之乃與回紇善射非異也然西蕃回紇之  
十二備兵與善射十餘師而未始西蕃之善蓋自兵  
非善射更以回紇善射兵與西蕃善射十二萬之  
孤兵不與回紇善射以資師也西蕃善射十萬之  
自兵

正兵奇兵論

正兵尚合奇兵尚分然奇正之分中又必辨乎地勢地  
勢既審其淺深出入之故又必辨乎客主之形何也蓋  
奇多用之主地而客則似非正不可也王者知其山川  
習其險要又况民情氣俗皆可自我指使故兵愈奇而  
愈不可測客則種種及是故惟以正而合則力全而義  
壯若稍以奇品分之則力殺而勢弱故惟持重專一則  
敵不可以多方挫我使反用之未有不敗者嘗觀桓溫  
破蜀其偏裨督堅與姜喬諸人不許假設伏不聽分軍  
而卒以全力制勝用此道也故兵家之法分合異時強

弱隨地若執一以言兵雖孫吳不能善其用也  
始其敵輒皆望與夫高齡入下格則其下  
嫡下可也及不辭而動又用之未肯不與  
非若許以青品安之傾衣謀西獲顏諸則能重善一  
愈下下不願其帥野野又長姑動以五西合傾衣全而  
皆兵則無入以兵前扉而皆下自兵許動於兵也  
者之用之至則西善傾衣非五不下也至善則具山  
獲而善其兵而出入之姑又必難半若主之  
五兵尚台香兵尚女與香五之女中又必難半也

五兵香六論

程菊農先生墓誌

古人良法美意淡世視為具文俗之敝也有由矣  
王設鄉飲酒之禮其義隆重幾與瓊林鹿鳴等無不  
其舉而無忝者我鄉先生程菊農具人也翁諱世勳字  
宗臣生雍正戊申七月初八日卒嘉慶己未九月初六  
日得壽七十又二其先自永邑驛頭表徙平陽城南慕  
賢鄉絳里曾祖繼德祖起生父之介兄弟五人翁居長  
娶城南黃氏生雍正己酉十二月初三日後翁一年八  
月廿三日卒壽亦七十又二生子四人長紹乾早殤  
紹坤紹開紹泰孫男八人崇本崇學崇品崇慶崇晴

龍崇崇崇曰孫女六人未行者三例得附書今年十二月初六日巳時嗣君卜葬翁暨配于城西向洋山後壘之陰坐巳向亥兼壬丙分金前來乞誌翁自少習舉子業艱于小試退而教授閭里余以衡宇相望幼時得侍筆視熟翁行事識翁性情故不得辭也翁居家善承堂上顏色父年九十餘飲食起居翁以白首奉持調護羣從子弟皆自以謂不及也門內兄弟怡怡未嘗聞爭競心聲天倫之樂可以無憾矣晚年嗜種菊灌漑泮方具有別致因自號曰菊農乾隆乙卯郡縣官舉翁耆賓然自三代以降古制之存什不一二我每慨鄉舉里選

之法壞惟賓筵之設沿而未廢其間名存實亡者可勝浩歎翁以一身振薄俗而稅駕風使鄉頑莫不愛而敬焉于是始信先王立法之善苟守而不失毋見古今人之不相及哉後之人觀當時鄉評之美以核余今日之所書翁亦可以無愧也

時

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季冬月同里門下生葉嘉楡拜撰